



暮春感怀

万之

谷雨一过，天气便一日比一日暖热起来。清晨，枝头的小鸟也多情碎舌起来，“唧唧……啾啾……”硬生生把我从睡梦中拽了出来。去了睡意，我起床踱到了阳台。

一番微风袭过，昏昏的脑瓜顿时清醒了许多。旭日刚刚升起，阳光淡淡的、柔柔的、暖暖的，浑身的筋骨立马舒展开来。阳台前的广玉兰挺拔矗立青翠欲滴，花坛里的茶花开得热烈。好久没静下心来品味这春暖花开、风和日丽的景色了。

站了一会，突然有点点踌躇涌上心来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，不由想起了白居易的这首诗。又是暮春将立夏，眼前这春和景明、姹紫嫣红的春色已是尾声了。炎炎的苦夏悄然中步步逼近了。

立夏就是明确地告知人们即将告别春天。对于立夏，生活在城里的人们也许并不期待。因为，过了这节气，温度明显升高，酷暑将临，雷雨阵阵，便要在炎炎烈日下苦熬了。人们就会筹划着购置空调、电扇、墨镜、凉帽等防暑用品，而美女们则还要准备防晒霜、小花伞、防蚊油，与炎炎夏日相抗衡。

对农人，立夏一过真正的农忙就开始了。“立夏插秧，不问阿爹阿娘。”记得在农村插队的那几年，在立夏前后几天，我们就会把绿油油的秧苗从秧地里拔起来，移栽到田畈里。妇女、姑娘、少年就用灵巧的双手一株一株为大地绣上绿色。日复一日，绿意渐渐氤氲，直至整片田野缀满青翠的绿色。全队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希望就这样被插在了大地上。

现在想来，这满目的绿色还蛮有诗意，但连着数天弯腰躬背，双腿陷在烂泥里的劳作是再辛苦没有了。而且，秧插下去后。历经枯黄、返青约半个月后施追肥，就得耘地了。耘地有个形象的叫法——“摸六株”。这活得跪着，一点一点地往前摸。每株稻你都得摸到，让它伸伸腰，有杂草拔了它。就如给水稻按摩让它舒坦一下，长得更猛。所以，每逢立夏的时节，人也得做点准备，要补一下。以便有足够的精神和结实的身板来对付辛苦的劳作。最常见的就是吃立夏蛋，最方便的就是赤豆熬白木耳汤。讲究点的人会煮上一锅蚕豆糯米饭，杀只鸡或鸭。说是进补，实质也就是犒劳一下嘴而已。农谚说：四月插秧谷满仓，五月插秧一场光。立夏种麻，七股八杈。立夏前后，种瓜点豆。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啊。

4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插秧大都已经机械化或者改为抛秧了。现在站在阳台上，那一段人生岁月又凸现出来。虽然很苦，但我还是有点留恋。毕竟我在农村里生活了5年，劳作了5年，在那踏上了社会，在那开始领略人生的风风雨雨、冷冷暖暖，在那留下了我人生最辉煌时段——青春。

本版摄影 边适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 总第5616期

四月插秧谷满仓

崔海波

布袋和尚有一首比较著名的《插秧诗》：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这首诗描写的就是江南农民在四月天里插秧的情景。插秧很辛苦，弯着腰，六株一行地插过去，宁波乡间习惯于把插秧叫做“摸六株”，我以前常常听到大人们这样训斥子女：“书不会读，大了只能去摸六株。”现在，插秧这一繁重的农活早已实现机械化，但布袋和尚诗中的最后一句还常常被文人们回味咀嚼，后来还被改造成一句歇后语：稻田里插秧——以退为进。

谷雨，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，气温回升，雨生百谷。这天，种粮大户许跃进打来电话，说是300多亩早稻开始插秧了。我们立即带上拍摄设备前往。

民以食为天。据说古人插秧很是讲究，第一天插秧叫做开秧门，最后一天叫关秧门，无论开还是关，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，祈求风调雨顺谷满仓。现在没那么讲究了，我们来到田头，也没有看到一大群人一字儿排开，“手把青秧插满田”的劳动场景，只见十来个农民分散在不同的田块里各司其职，每项农活一般只需一两个人操作就可以了。

耘田

严年丰

在我作为插队知青，参加生产队的农田劳动时，田里一年轮番种三季：早稻、晚稻、春花（包括大、小麦，油菜籽等）和绿肥（紫云英等）。而每季水稻种下后，一般要耘三番（次）田。耘田时，每人负责面前的六株一行的一排稻苗，从稻田的这一头耘到那一头，再另起行。这六株一行的稻苗，左首二株，两脚（腿）跨（跪）越第三株，右首三株。农民种水稻，插秧、耘田、割稻，都是一行六株如此安排，故旧时称农民行业为“摸六株”。

耘头番田时，稻秧苗插下才几天，多数秧苗已返青（成活），但也有插秧时未插入泥中，浮在上面的。这时候耘田，先要把其秧根在泥土中扶正插实；一丛丛秧苗有多少不匀的，要“分多补少”；稗草的根系很发达，这时候的稗草要比稻秧苗粗壮得多，所以一发现有稗草就必须连根将它拔去，否则它会抢先吸收土壤中的养分。

耘二番田时，稻苗茎叶已经比较粗壮。这时的泥土有点硬，耘田时稻根周围的泥土要挖深，实则是松土，以促进稻苗分蘖；并且此时稻苗间的杂草开始长出，老农民会说“一团杂草一把谷啊”，提醒我在耘田时必须将杂草挖起折揉成草团，塞入泥中，使其腐烂变成稻苗的肥料。

耘三番田时，这时稻苗已长得更粗壮。接下去的日子，水稻将开花、孕穗、抽穗。这时候耘田，将再一次清除杂草，连根拔去以前耘田时未发现的稗草，以保证水田里的养分能充分供给稻苗。如果耘田时未能清除杂草和稗草，



让其肆意抢夺田中养分，日后必定威胁到稻谷的饱满。

耘田虽不难，但绝对讲究质量。如果“头番走走，二番三番爬爬”，杂草稗草未除掉，泥土硬结，致使稻苗分蘖少，得不到充分养分，自然影响稻谷的产量。

刚开始参加耘田的我，自然不知道怎么干，但又羞于问，就先看社员们怎么在干，看着学着。学做农民是没有专职师傅的，要说师傅，先你下田的人都是，只要你能开口问。但主要还是看别人如何在做。一开始在稻苗中我分辨不出哪是稗草，就看丢在田埂上的稗草，原来稗草的茎较圆、叶较细，拔出来的根系比较长且发达，而稻苗的茎、叶都比较扁。

耘田是一项辛苦活。耘早稻头番田时，时值暮春，田水还比较冷，人一下田会被冷得哆嗦起来。而耘晚稻头番田时，又时值盛夏酷暑，薄薄的一层田水被太阳晒得火烫。好在劳作的人们只要弯着腰涉田做事，不多时就适应了。时间久了，累了，直起腰板还可稍事休息一下。耘二、三番田就不一样了。因为要高挽衣袖，双膝跪入水田淤泥之中匍匐着劳作，时间久了，也够累的。而此时的稻叶比较粗壮，稻叶边缘又带有小刺棱，因此一天耘田下

只要把秧盘放到架子上，满了以后，推着架子滑到路边卸下就可以了，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。我问他们这个好办法是谁想出来的，农民们憨厚地笑笑说，土办法，没什么的。

因为承包田面积比较大，秧盘需要拖拉机运到各个田块里去。插秧需三个人合作。站在田埂上递秧盘的妇女是山东人，她是跟几位村民一起来打零工的，说是等这里插秧结束，再回老家种田，正好能赶上。插秧机上两个人，一个操盘，一个添秧。我仔细数了一下，随着插秧机一路行进，后面秧苗以八列纵队齐整整地向前。插秧机上作业的农民怕我数错，大声强调说：是八株哦，不是六株。我笑着点点头。

不远处的田地里，油菜已经结籽，开得正艳的是金灿灿的蒿菜花和紫色的草子花，蒿菜花量不大，形不成规模，草子花一大片一大片的，煞是好看。

农谚说，四月插秧谷满仓，五月插秧一场光。意思是谷雨到立夏期间插秧是最好的时候，错过了季节，就空劳碌了。宁波老话“把节”（亦作“巴结”）一词意思是勤快，大概也是这么引申过来的，只有把握住节气，及时播种耕耘才能获得好收成。

来，大腿根、手臂往往会被稻叶划出细细的一条条血痕来，红肿、刺痛，洗了澡后休息时会更觉刺痛难忍。晚稻耘二番田，正是“秋老虎”发威的时候，特别是下午出工时，浅浅的田水被毒日头晒得滚烫，跪伏在水田中“上头太阳晒、下面田水烫”，大汗淋漓，真够受的。更难受的是，那时候的水田中蚂蟥很多，耘田一趟下来，总有几条蚂蟥在我的腿上叮着吸血，原本扁扁的短细面条似的黄褐色蚂蟥变成了筷子似粗圆的暗黑色了，里面全是被吸进去的我身上的血。看了，让我毛骨悚然，快快跳上田埂，硬着头皮把它们一条条拍下来丢在田埂上。只可怜我的皮肤不好，往往被蚂蟥叮咬了以后，被叮处奇痒难忍，常用手指去搔，抓破了就发炎、红肿，耘田结束后好多天才会慢慢好起来，弄不好还要请赤脚医生处理一下才完事。

耘田时尽管有种种难受之处，但因是集体劳动，七八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在一块田里，齐头并进，边劳作边相互打趣，浑活笑话连连，各种新闻也不少，倒也增添了不少乐趣，苦和累也减轻了不少。

经历过种稻的全过程，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让我这个经历过这段“知青”生活的人有了切肤的体会。



之后，我以19号种子身份出战澳网。在前三轮都非常顺利地晋级，其中第三轮我以直落两盘击败9号种子俄罗斯名将萨芬娜。进入1/8决赛，我遇到的对手是6号种子、瑞士公主辛吉斯，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，我被逆转，最终止步16强。不过这已经是我澳网的个人最好成绩了。辛吉斯是世界顶尖的高手，在与她的对抗中，我并没有一味地被动挨打，而是找到了一些与之抗衡的方法，虽然最后丢了比赛，但是让我认识到自己与世界顶尖高手的差距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，对我自信心提升还是有一定帮助的。

2007年3月份的美国印第安维尔斯网球赛上，我在第四轮和1/4决赛中分别淘汰扬科维奇和兹沃娜列娃进入四强。据说是该项赛事四强中首次出现中国单打选手。3月下旬我参加了迈阿密大师赛，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六强争夺赛中，我在第三盘逆转了比利时名将克里斯特尔斯。她在2005年的世界排名是第二，2006年世界排名第五，曾经多次获得大满贯冠军，与海宁有“比利时双姝”的美称。去年的温网我就是因为输给了克里斯特尔斯而告别了赛场，

现在找到机会扳回一城，我对自己的信心又增强了一分。可就在我自信心大涨，外界对我也普遍看好的时候，意外出现了。

2007年4月份红土赛季开始了，我要在欧洲打将近两个月的比赛，这一次姜山全程陪同我——我从华中科大复出后，姜山仍然留在学校读书，他顺利地完成了四年本科学业，然后进入湖北队当网球教练。在我的一再要求下，国家队将姜山调来担任我的专职教练。

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。对我这样经常单独出国的球员来说尤其是这样，欧洲赛季至少会延续三个月，如果没有国家队的球员、教练陪同，这三个月就像一场漫长的苦役。即使有教练，还是有许多不方便的时候，你会希望身边有家人陪伴。在这个圈子里，小运动员打比赛，一般都是父母随行，长大了，陪伴在身边的人就换成了兄弟或丈夫。国外的球员基本都有自己固定的小团队，球员打球时会带着自己的伴侣、体能教练、技术教练和治疗师，有的还会带家人去比赛。当时国家队也曾以我的名义聘请了外籍教练，但教练来中国后，要承担起整支队伍的指导工作，能用在我身上的精力就少得可怜了。

一心不能二用，我一直很怕在专注打球的时候，还得分心来惦记“比赛有没有注册啊”、“酒店房间有没有订好”这些问题。队里的其他队员有些也有自己的私人教练，我心想，我也需要一个私人教练啊。没有人比姜山更适合这个角

色了，我就向国家队申请将姜山调来担任我的教练。

国家队思考再三后，同意了这个申请。我素来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姜山则比较理性，遇事想得比较多，比较周全。有了姜山在我和国家队之间做缓冲，我们处理问题的效率明显提高了，他的存在有效地减少了我与国家队之间的摩擦，我外出打球时也不再觉得孤单，姜山是一个称职的私人教练加助理，那些我没想到的问题，他都可以帮我处理妥当。

然而这一次，我们遇到了一个连他都没想到的问题。2007年4月底，我和姜山到了欧洲，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在欣赏古老欧洲花团锦簇的美景的同时，我忽然发现自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，差不多每天要打三四十个，从到达驻地起就没停过。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！

这样持续两个月后，已经转战草地比赛，突然一天我觉得右侧肋骨不舒服。当时也没太在意，可是后来越来越严重，肋下的疼痛越来越明显，等到离温网还有一周的时候，我发现只要自己深呼吸一下，肋下立刻会传来明显的痛感。

本来温网前一周还有个比赛，我和国家队商量把它取消了，这样一来就可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休息。可能是这段时间练得太狠了吧，我想，休息一下吧，全力准备温网才是重点。然后我和姜山一起飞到伦敦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温网。那时国家队在伦敦租了一套别墅，所有队员都在那里居住，我和姜山也搬到那里休养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杨蓉